



夫妻們 尹雪曼

二十世紀的時代 不良風俗須要改革 奉告農村夫妻們 男女平等是應該

不久前，因為政府當局試放了兩次空襲警報，住在城裡的人，於是紛紛到鄉下覓房子；這天，那個從不曾有過陌生人前來的三社村，居然也有一對年青男女手牽手兒的光臨了。三社村祇有三戶人家，依靠着那座光禿禿的旗山山麓，不過村前村後，因為栽種着不少的香蕉樹和茅竹，因此雖說不什麼山明水秀，倒也是別具風味；而當這一對年青男女走到村前，正要跨過迤邐在村前的一條清水小溪時，村裡的狗早已在汪汪地吼起來。

蔡士這時正坐在一塊石凳上抽香烟，他被太陽晒得紫黑的臉孔和胸膛，映照在晨起明亮的陽光中，顯得非常健壯和結實。當他聽見犬吠，抬起頭向村外張望時，他不覺爲了那一對年青人兒的過份親熱皺了皺眉。他「噢」，他先吐了口水（唾），但終於站起身，向那一對人兒的跟前走過去。「請問」，那個年青人先說話了：「你是蔡士先生嗎？」

「嗚」，蔡士渾身不大得勁的抖動了一陣，因為從不會有人稱過他「先生」。「我是，我是」。那年年青人說着，便從上衣口袋中，掏出一封信；蔡士接過來後，一望，還好是他熟識的密密麻麻，小爬蟲一樣的日文。於是便讀着，笑着，信是蔡火龍鄉長寫的，介紹這一對年青夫婦趙孟觀和趙李素玉，向蔡士租一間屋子。

蔡士看罷，毫不考慮的答應了。並引導着這一對夫婦看了着他的房子。蔡士的房子雖是三社村頂頂漂亮的一幢，但實際說來也並不才好；那是用竹蔑泥土和木架子搭成的，一連三間，除正門一間供奉着祖宗和神位，算作客堂，右首一間蔡士自住的，祇剩下左首一間可以出租。蔡士結婚三年，還沒有兒子，老婆蔡林泥，是一個面貌姣好，羞答答的鄉下女人。

一個禮拜過去，趙孟觀夫婦帶着簡單的行李搬來了，原來這一對夫婦都在城裡的市立中學教書，因此早出晚歸，起初，對蔡士夫婦可說沒有一些兒影響似的。但慢慢地，似乎有點什麼東西，開始在蔡士和蔡林泥心田裡發酵了；正像撒在泥田裡的稻穀種子，經不住熱辣辣的太陽一照，一個個都漲得肥肥胖胖的，從土黃色的壳子裡，向外冒綠芽了。但是什麼呢？起先，蔡士怎麼也說不出，蔡林泥也祇是納悶，但有一天下午，當蔡林泥從田裡把那頭老水牛牽回來了，蔡士發覺它祇有點病懨懨似的神情時，認定是蔡林泥不當心使它在田裡吃了些什麼不應吃的東西，因此就把蔡林泥惡狠狠地痛打一頓。當蔡林泥遍體鱗傷



紅口印面滿土蔡 功奇建育曆支一

的在院子裡忙碌的打掃，蔡士眼睛胃火星的坐在石凳上抽香烟的時候，那一對年青人兒，手牽手兒，說說笑笑，在夕陽萬道金光中，在西天一片彩霞映照裡，彷彿帶着無限的快樂回來了。

「噢，哇！蔡士不自覺地，好像有點厭惡，又有點嫉妒的吐了口口水。但趙孟觀並沒有發覺這種反應，因為這時他正全神注視着他那嬌小熱情的妻，與沖沖的從他身旁，跑到蔡林泥的跟前去了。蔡林泥這時不禁顫抖起來了，她不敢向趙李素玉正視一眼，除拼命的掙扎着她的手外，並用眼角偷偷的斜視着坐在院中石凳上的蔡士。在她的眼裡，誰都可以發現出她的恐懼。

「來者可追。哈哈」……趙孟觀拍拍蔡士的肩，得大地和夜空間的高興。趙孟觀陪着蔡士在田間，路上走了兩個多小時後，他倆終於帶着會心的微笑走回來。起初，我對你們的親熱覺得厭惡。蔡士用他低沉的嗓音說：「可是後來就變成嫉妒，有時，也會恨，恨你們爲何活得那樣快樂呢。我是吃了日本教育的虧，把女人不當人，但我現在明白了，夫妻的快樂，家庭的圓滿，生活的豐足，都是要兩個人共同去創造，過去的，我們真是白活着了。」

「誰」？趙李素玉問。蔡士在門外回答。和從未有過的愉快神情，裂着大嘴傻笑，而在他那紫紅的嘴唇四周和鼻尖上，更沾滿紅潤的唇膏彩色。趙孟觀和趙李素玉，不禁踴躍着大嚷起來。（完）

暢快的大笑着。當這二人剛邁進中堂，趙李素玉忽然嘻嘻地從右首房間裡走出來。她用充滿快樂和神秘的眼睛，向粗壯的蔡士瞄了一下後，就拉任趙孟觀，匆匆忙忙向左首房間跑。明早見，老蔡。趙孟觀莫名其妙他的被他的愛妻拖着跑，稀里糊地向蔡士招呼着。但不到十分鐘，左首這間房的木門響起來。蔡士在門外回答。和從未有過的愉快神情，裂着大嘴傻笑，而在他那紫紅的嘴唇四周和鼻尖上，更沾滿紅潤的唇膏彩色。趙孟觀和趙李素玉，不禁踴躍着大嚷起來。（完）